

DENNIS
LEHANE

黑暗, 帶我走

丹尼斯·勒翰——著 任慧——譯



Darkness, Take My Hand

原本只是件單純的恐嚇案，卻將所有我在乎的人捲進一場連續殺人魔的遊戲。
爲了保護所愛之人，我必須讓自己變成什麼樣的怪物？

黑暗，帶我走

Darkness, Take My Hand

丹尼斯·勒翰 著 任慧 譯

D E N I S
L E H A N E

派崔克 / 安琪私探系列 2

黑暗，帶我走

Darkness, Take My Hand

作者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譯者 任慧
封面設計 莊謹銘

業務 陳玫滄
行銷企畫 陳彩玉、蔡宛玲
主編 朱玉立
責任編輯 黃亦安
總編輯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臉譜出版嘆浪網址：http://www.plurk.com/faces
臉譜出版部落格網址：http://facesfaces.pixnet.net/blog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 2007年5月31日
二版一刷 2013年5月2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3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黑暗，帶我走 /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任慧譯。-- 二版。-- 臺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3.05
面；公分。-- (派崔克/安琪私探系列；2)
譯自：Darkness, take my hand
ISBN 978-986-235-250-2(平裝)

874.57

102007051

DARKNESS, TAKE MY HAND © 1996 by Dennis Lehan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nn Rittenbe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R.O.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atrick Kenzie &
Angela Gennaro]

派崔克／安琪

私探系列

02

黑暗，帶我走

Darkness, Take My Hand

丹尼斯·勒翰 著 任慧 譯

D E N I S
L E H A N E

派崔克 / 安琪私探系列 2

黑暗，帶我走

Darkness, Take My Hand

作者 丹尼斯·勒翰 Dennis Lehane
譯者 任慧
封面設計 莊謹銘

業務 陳玫澐
行銷企畫 陳彩玉、蔡宛玲
主編 朱玉立
責任編輯 黃亦安
總編輯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臉譜出版嘆浪網址：http://www.plurk.com/faces
臉譜出版部落格網址：http://facesfaces.pixnet.net/blog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M) Sdn. 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初版一刷 2007年5月31日
二版一刷 2013年5月2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3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黑暗，帶我走 /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作；任慧譯。--二版。--臺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3.05
面；公分。--(派崔克/安琪私探系列；2)
譯自：Darkness, take my hand
ISBN 978-986-235-250-2(平裝)

874.57

102007051

DARKNESS, TAKE MY HAND © 1996 by Dennis Lehan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nn Rittenber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R.O.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導讀

在深淵邊緣凝視黑暗，幽默與溫柔仍堅定放亮。

臥斧

一九八九年，詹姆斯·柯麥隆（James Cameron）拍了一部叫《無底洞》（*The Abyss*）的科幻片。

雖然許多評論認為一九八六年由柯麥隆執導的《異形2》（*Aliens*）當中隱含並成功地闡述了許多女性議題（包括對懷孕的恐懼及發揮母性時的力量），他在一九九七年的作品《鐵達尼號》（*Titanic*）甚至獲得了奧斯卡獎的肯定，但我始終認為柯麥隆的強項在運用特效製造聲光刺激，是個不折不扣的商業電影導演，他的電影爽快過癮，但也大多僅止於此；《異形2》當中的女性議題其實只是照第一集的原始設定、依好萊塢慣例於續集裡加油添醋的結果，而《鐵達尼號》當中的愛情敘述，根本是一廂情願地膚淺。

這樣的問題，在《無底洞》當中更是明顯。

請別誤會，《無底洞》其實是一部好看緊湊的科幻電影，問題在於，柯麥隆雖然巧妙地使用當年很少見到的電腦特效，創造了許多令人直呼不可思議的畫面，但他很明顯地並不想只做到這樣，所以試圖再將反戰／反暴力以及愛情議題加進電影當中。可惜的是，反戰議題因為只被簡單

帶過，雖然可取，但畢竟缺乏深度；而男女主角之間愛情議題的發展過程及結局，則可清楚地看出導演的男性本位取向。除此之外，柯麥隆還在本片開始的時候，引用了一句尼采的話：

「凝望無底洞的時候，無底洞也在凝望你。（If you gaze for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azes also into you.）」

以《無底洞》一片視之，這句話沒有什麼問題；但事實上柯麥隆在尼采的話裡頭只挖出這一段來，不免有點兒斷章取義的味道。因為若要完整地明白原意，重點其實在柯麥隆沒有引用的前一句話：這段文字，完整看來應是如此：「對抗怪物的人，應當心別讓自己也成為怪物。倘若你凝望深淵的時間夠長，深淵也會凝望你。（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might take care lest he thereby become a monster. And if you gaze for long into an abyss, the abyss gazes also into you.）」

這段話，用來描述《黑暗，帶我走》一書的中心主旨，似乎再恰當不過了。

我並不是為了引述這段話，所以先把大導演柯麥隆抓出來同大家發了一篇牢騷，而是因為除了我想用來描述《黑暗，帶我走》的句子與《無底洞》的引句有這麼點兒淵源之外，無獨有偶地，「暴力」與「愛」也是《黑暗，帶我走》一書中的重點，而且更要緊的是，《黑暗，帶我走》同樣是一個商業元素齊備的好看故事，但如果要比較內涵的話，約翰的故事，講得可比柯麥隆好多了。

《黑暗，帶我走》是丹尼斯·約翰「Kenzie/Gennero」系列的第二部作品。

這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是已經出版中譯本的《戰前酒》，系列主角是在波士頓執業的私家偵探二人組派崔克及安琪。故事的第一人稱主述者派崔克受地方政治角頭的請託，去尋找一個原來在市政大樓工作的黑人清潔婦——政治人物指稱，黑人清潔婦帶走一份機密文件，然後不告而別。派崔克與安琪找著了清潔婦，但對方辯稱自己帶走的不是文件，而是別的資料；在派崔克陪著清潔婦到銀行保險櫃要取出物件時，突然遭到伏擊……

延續這種由小問題扯出大事件的方式，《黑暗，帶我走》，故事開始。

勒翰先以自己慣用的手法替故事揭幕：主述者派崔克受了重傷，正在緩慢復原；幾個朋友偶爾來訪，安琪不知去向。在這種類似「結局」的開場之後，時空再拉回事發之前，開始敘述整個案件的始末經過——一位名為黛安德拉·華倫的心理醫師，透過派崔克在大學任教的舊識艾力克·高特牽線，向派崔克表示自己收到來自某人的威脅。一個自稱是黛安德拉·華倫學生的女子莫拉·肯錫向她坦承遭男友凱文·赫里易虐待，接著黛安德拉在凌晨四點接到凱文的電話，威脅要對她不利。黛安德拉擔心自己的兒子傑生可能會被牽連，惶惶不可終日；此時，經由艾力克的介紹，她發現派崔克也姓肯錫，心想或許可以請派崔克介入調查。

於是在派崔克與安琪邊閒扯邊設法裝修辦公室的冷氣時，電話響起。

派崔克沒有叫做莫拉的姊妹，也不認識任何一個符合黛安德拉描述的莫拉·肯錫，但凱文是他和安琪從小就認識、一起長大的愛爾蘭黑幫分子，就派崔克和安琪所知，凱文與女人的相處情況不是買春就是硬來，並沒有固定的女友，在開始調查之後，也認為沒有有人在暗中跟蹤傑生。正當他們覺得可以交差了事時，危機才真的漸漸逼近，不但安琪的丈夫菲爾牽扯其中，連派崔克的女友葛瑞絲及其女梅兒，都開始有了生命危險……

無論有沒有讀過前作《戰前酒》，大家大約都會對派崔克與安琪之間的關係感到好奇。

這兩個主要角色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好友，派崔克離過婚，根據《戰前酒》裡安琪的描述，派崔克的男女關係似乎有點混亂；安琪嫁給派崔克的童年好友菲爾，但卻長期忍受菲爾的拳腳相向，派崔克也因此與菲爾反目成仇。派崔克對安琪有毫不隱藏的好感，但安琪總是保持著適當的距離——這樣若即若離的關係，在經過《戰前酒》的事件後，似乎出現了更進一步的可能。

但在《黑暗，帶我走》當中，我們卻發現，事情似乎不是如此發展的。

安琪似乎仍與菲爾牽扯不清，而且還開始頻繁地更換男友；派崔克倒是開始與固定女伴交往，這位名叫葛瑞絲的醫生是個單親媽媽，與小女孩梅兒一起生活，不但與派崔克陷入熱戀，梅兒也很喜歡派崔克。於是原來有家庭的那人似乎開始動盪，而本來漂泊的那人則開始向安定靠攏——或者，看起來似乎是這麼回事。

因為，在這個故事裡，感情其實毫不遮掩地展露著它不可親、甚或殘忍的現實面向。

無論存在的是親情、愛情還是友情，相愛的人都可能會相互傷害，付出感情的一方可能只會得到暴虐的回應，彼此相互戀慕的角色還是可能同時與其他角色發展戀情、性愛甚至婚姻關係，而所謂愛情，在世間的道德標準當中，仍被分類成許多標籤不同的樣式：有些正確、有些不當、有些可以容忍默許，有些則需要被趕盡殺絕。感情從來不是終結暴力的良方，它會在暴力面前屈從、逃避、變形，或者毀滅。

有些時候，感情本身，其實就是暴力的。

無論是直接訴諸肢體行動的「愛之深，責之切」，還是以言語姿態漠視或刺激彼此，都是感情關係當中的暴力型式；這類情感暴力在《戰前酒》中著墨甚多，在《黑暗，帶我走》裡也隨處

可見，勒翰告訴我們：在現實當中，各種情感都不像在童話故事裡的那樣單純，它們會混雜自私、慾望、利益及報復，雖然有無私的代稱，卻有市僧的長相。

而且，《黑暗，帶我走》當中的暴力，還有許多其他面向。

街頭幫派紊亂糾葛的衝突、政客光鮮外套下的謊言、已經沉潛許久現今終於反撲的過往陰影，以及各式日常生活的、不誇大華麗的、非好萊塢式的暴力，隨著故事的進展，開始一樁接一樁地浮出檯面；而在《黑暗，帶我走》當中埋得最深、關係牽扯最廣的伏筆，或許就是「因為要制止暴力而使用的暴力」了。

當然，提及「以暴制暴」的作品，數量其實很多，尤其是商業動作片。

許多創作者喜歡在電影裡用這種方式來反制暴力，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這種正反雙方硬碰硬、大幹一場快意恩仇的情節，不但具備商業的賣點、能夠傳達「邪不勝正」的傳統是非觀念，更能讓閱聽者藉此發洩情緒，畢竟在日常生活當中，不大可能有這麼直截了當、血花火光綜合大爆破的豪爽解結方式。

請容我插播一則真實小故事當做例子。

學生時代的某年，有回國文老師不知怎的，在課堂裡把話題扯到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上頭：老師講到電影的最末，忙了大半部電影的布魯斯威利與劇中妻子一起離開案發現場時，一個記者上前想要採訪，被女主角二話不說地狠揍一拳。「人家明明很累了，他還硬想要追獨家！」老師說，「真是被打活該。」事隔多年，我仍記得平時溫和的老師在提及這個橋段時，臉上藏不住的那個表情——那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愉悅，一種對劇中角色在面對言語暴力時、還以肢體暴力的一種認同。

但事實上，我們在銀幕外頭的現實生活裡，本就一直進行著「以暴制暴」的動作。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透過立法程序，賦予人民保母警察先生們「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尋常百姓如我們，希望能用這種方式保障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維護法治社會的平靜。許多人會認為以德報怨、以教育感化暴戾，才是消弭暴力的正確方法，但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當暴力正在發生的時候，最簡單直接迅速有效的制止方式，就是實行另一個暴力。

這類的情節在推理小說裡頭也十分常見。

古典流派的神探們大多只管破案，其他事情就擱到旁邊去了，似乎同這個議題比較扯不上邊；但在冷硬派的故事裡，偵探們大多自己就攪和在整團爛污當中，警方政界等等擁有合法權柄的角色大多又使不上力，所以他們有時就會自己擔任起裁決的角色，以暴力反制暴力，在一己之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維持正義。在大部分的故事裡，閱聽大眾們也都能夠認同他們的做法，甚至一如我當年的老師那樣擊節讚好。但，勒翰在《黑暗，帶我走》當中，提出了另一個視角：

如果這些角色們認定的「正義」是偏斜的，那怎麼辦？

正義或許有某種普世認定的標準，但在每個人的心中，都還得加上自身經歷、教育水平、生長環境及其所服膺的道德準則等等條件，才會形塑出私我的正義樣貌——這些一概名為「正義」的觀念，其實個個不同。而為了這些「正義」，可以對不義之人使用多少暴力？用所謂的正當理由行使暴力時，身旁原來與暴力絕緣的親友，是否會因此受到波及？暴力的本質都一樣，但因不同理由使用時，是否當真就有不同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究竟有誰夠資格去判定何為「正義」、何為「不義」？

暴力這匹獸難以駕馭、極易失控，在以暴制暴的時候，我們能夠讓這匹獸停在哪條界線之

內，才不會讓我們從抗暴者變成施暴者？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力氣，在把暴力放出籠柵之後再將它拉扯回來？此時此地讓我們決定釋放暴力的正義標準，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或者符合更高階、更無私的道德標準？我們在行使暴力的同時，是否讓暴力的黑暗影響也肆蔓到周遭其他根本無涉此事的角色身上？

《黑暗，帶我走》中每個主要角色的作為，都與這些暴力議題息息相關。

有的角色帶著暴力的血緣或者背景，卻極力不去碰觸；有的角色已經做過以暴制暴的行為，但無法控制闇暗的觸手向四周擴延浸透；有的角色只知道以直接、放肆的暴力模式來過日子；而有些角色則深深地沉入漆黑的黯裡，服從、陶醉、享受甚至教導別的角色如何接受黑暗的引領，讓黑暗執起他們的手，拉著他們向無底的人心根柢潛去。

而救贖的亮，還在伸長手臂仍無法觸及的遠處。

派崔克時而尖酸時而自嘲的敘述，讓故事的沉重基調顯得比較輕鬆，而角色之間的情感羈絆，則讓故事裡嚴苛現實的稜角稍稍和緩，多了一點溫暖。是的，當世界被黑暗緊牽著手朝濃稠的惡意中心狂奔時，幽默與溫柔，或許正是攢著另一隻手的反向力量，讓故事裡的角色勉力將自己維持在光明與闇暗交雜出現的灰階人間，讓他們在奮力對抗怪物之際不至於化為暴戾的獸，讓他們在長久凝望深淵的時候，不讓深淵望進他們的內裡；也讓我們在讀罷這個故事之後，仍能咧開一個笑臉，回頭面對書本之外，同樣充塞著不義與狂虐的世界。

勒翰牽起我們的手，帶領我們走向深淵的邊緣，向其中探望。

他沒有給我們什麼絕對的答案，他只是說了一個好看精采的故事，要我們在閱讀之後自行思索，在我們望進深淵時，陪在我們身邊。深淵當中的獸類正在相互撕咬殘殺，它們的裝扮個個不

同，但長相大同小異；當它們扭過頸子向我們凝視、伸著臂膀歡迎我們的時候，勒翰提醒我們，我們的另一隻手掌當中，還緊緊握著某種值得保護的笑意和溫柔——這是靈魂當中永遠不會幻化成獸的部分，這是當我們站在深淵邊緣凝視黑暗時，仍持續綻放著的，微小、但堅定的光亮。

如此，當黑暗帶我們行走時，我們仍能在惡意肆流的人間，找到一種美麗的可能。

我們應該慶幸我們看不見遍在於童年的恐怖與墮落之事。它們隱藏在櫥櫃裡、書架上，無處不在。

——格雷安·葛林《權力與榮譽》

小時候，父親曾帶我走上一棟剛遭了火劫的建築的樓頂。

接到火災通報時他正領著我參觀消防站，因此我有機會坐上消防車前座他旁邊的位子。種種的感覺都好刺激啊，每次急轉彎整個車背都要翻轉似的，警笛呼嘯鳴叫，藍藍黑黑的濃濃煙霧就在我們前方湧動。

火被撲滅一個鐘頭後，我的頭髮已經被父親的隊友們揉過不下十數次，我坐在路邊看著救火時也已經塞了滿肚子小販賣的熱狗，不能再多塞一條了。這時父親過來拉我的手，帶我走上火災逃生梯。

我們一層層往上爬，油漬漬的煙霧絲絲縷縷鑽進我們的頭髮，輕撫著牆磚。透過破損的窗戶，我可以看到燒焦燒壞的地板。天花板的裂縫滴下髒水。

我怕極了那棟大樓，父親不得不把我抱起來才走出屋頂。

「派崔克，」在瀝青油紙上走過時，他低語道：「沒事的，你看到沒？」

我極目而望，只見一片城景在這社區的遠方升起，是鐵灰藍跟黃黃的顏色。我可以聞到底下樓層的高溫與劫後災場的氣味。

「你看到沒？」父親又說，「這上面很安全。我們把低層的火撲滅了，它構不著我們的。只要把火的根部消滅，它就不能往上燒。」

他撥一撥我的頭髮，親一親我的臉。

我打了個冷顫。

楔子

耶誕前夕

晚上六點十五分

三天前，冬季正式開始的第一晚，有四個人在便利商店遭槍擊。跟我一塊長大的艾迪·布魯爾是其中一個。動機不是搶劫。槍手詹姆士·法黑最近與女友蘿拉·史黛兒分手。她是這家店下午四點到十二點值勤的出納員。十一點十五分，正當艾迪·布魯爾往一個保麗龍杯裡裝上冰塊和雪碧的當兒，詹姆士·法黑從店門走進來，往蘿拉·史黛兒的臉上開一槍，往她心臟開兩槍。

他接著往艾迪·布魯爾的頭部轟一槍，走下冷凍食物過道，在乳品區找到一對縮作一團的越南老夫婦。他們各挨了兩顆槍子兒後，詹姆士·法黑認為此行功德圓滿。

他走到停放在外面的車子，坐到駕駛座後，用膠帶將蘿拉·史黛兒和她家人為他而申請的人身禁制令貼在後視鏡上，將蘿拉的胸罩束在頭上，拿起瓶子灌了一口傑克丹尼爾威士忌，然後往自己嘴裡開槍。

詹姆士·法黑與蘿拉·史黛兒當場死亡。那位越南老先生在送往卡爾尼醫院途中不治，幾個小時後他太太也死去。艾迪·布魯爾陷入昏迷，眾醫師們認為預後不好，不過他們也承認他能生存至今簡直是個神蹟。

這幾天媒體都在針對「神蹟」一詞大作文章，因為艾迪·布魯爾是個神父，雖然在我們一起

長大時，他實在沒有哪點是跟聖人靠攏的。遭槍擊那晚他外出跑步，身上穿著保暖衣運動褲，因此法黑不知道他的職業，不過我想就算他知道，結果也不會兩樣。可是隨著耶誕假期迫近，群眾的宗教熱情重新燃起，而這老故事又有個新角度，那些媒體記者有鑑於此，便抓住他是神父這一點大書特書。

電視評論家和報刊社論作家將艾迪·布魯爾遭遇的隨機槍擊，比喻為天啓前兆。他所屬的教區下磨坊區以及卡爾尼醫院門外日夕有教徒舉行二十四小時守望祈禱。看來不論他活得成活不成，艾迪·布魯爾這個沒沒無聞的神職人員，這個不愛出風頭的男子，這回是當定了殉道烈士了。

這一切，跟兩個月前降臨到我和這城裡其他幾個人身上的惡夢全都扯不上關係。這惡夢留給我累累傷痕，醫生說癒合的情形算是不錯了，儘管我右手的知覺有大半尚未恢復，而我鬍子底下的傷疤有時還發燒作痛。不，一個神父遭槍擊，一個闖進我生命的連續殺手，一個前蘇維埃共和國的新一輪種族滅絕屠殺，或那個用槍掃射附近某間墮胎診所的男子，或那個在猶他州連殺十人、依然在逃的連續殺人狂——凡此種種全都扯不上關係。

可是有時候，感覺上就是有關係，彷彿某處有一根線將這些事件、這些隨機恣意的暴力連在一起。只要我們找出那根線的源頭，我們便能揪住線端，拆散線團，理出個頭緒來。

感恩節後我生平第一遭留了鬍子。每天早上當我修剪鬍子的時候，鏡中的臉仍不免令我感到吃驚，彷彿我平常在夜裡夢見的是一張光滑無痕、未遭傷疤割裂的臉，肉色乾淨如同嬰兒，皮膚除了甜甜的空氣與一個母親的溫柔撫觸，便沒有碰觸過其他事物。

我們的辦公室——肯錫暨珍納洛偵查公司——關門了。正收集著灰塵吧，我想。我書桌後的